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三十五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三十五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五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七



東晉書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五

名臣三 刑賦

漢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
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
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父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之為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觀其能口對嚮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晉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晉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晉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晉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溥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廡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圯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項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旣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嘗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頤謂張廷尉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
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
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
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
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
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及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心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
者無虛日朝野震恐矣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
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



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
自市弓矢還會中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中謀后
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
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中督償通書合謀明甚
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
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辜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
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
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
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
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

曰安得餘慶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也既
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
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
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有韓紀
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藉
其家詔已報有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
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
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
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
被誣當死后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

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折言破律者斬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

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鞠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恤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甌內牒叫闐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

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甌受所上章擁
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
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龐為其奴怖以妖祟教
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
希城訟寃有功昶與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
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
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
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
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
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

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
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
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
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
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
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
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吊祭賜
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巴官護有
功子愉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
中追諡忠正初鹿城王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

史集卷之三十五 律考
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
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
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
賢于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
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
見其比

魏李悝平糶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
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
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
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
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
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故雖遭
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糶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

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
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
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
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
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
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
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
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彞論

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
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兵船雖誤皆
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已殺校尉不可
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彞
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
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
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
僞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
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
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

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
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可而寘於法
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
大感悟從其言冒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
毫隨數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
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彞卒帝謂胄
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
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
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
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

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
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
脩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疆夫
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
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
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
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漚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
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
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
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寤

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
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
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飢乏二年
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
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
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將何賑恤故隋
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
得免飢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
充官費故至一塗無以支給自土公以下爰及衆庶
計所墾田隸籍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苦以理勸課盡

史略左編卷三十一
唐書
令出粟稻麥一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一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主德爲後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爲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於司錄張羣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爲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兵卿自代爲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

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相爲
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
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
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
畿縣百姓乃授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
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
書遺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
柱碶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
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
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

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
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
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步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
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
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西
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
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
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
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前洗瑕穢率聲愚懦
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

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卽頓減徭賦歌儂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畧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旣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末微之盛

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輓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茨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摠不掏拓澤滅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泗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更空拳奪攘姦宥窟穴囊

豪夾河爲藪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卽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犇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卽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錘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狀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以漕事委宴故宴得

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鄰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推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入摠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民不告勤累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勅尚食增置儲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送上八年知三銓選事十二年奉詔訊鞫宰臣元載

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
更勅李涵常袞杜亞等同推載皆款狀初晏承旨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
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
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
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十三年十二月爲
尚書左僕射時宰臣常袞專政忌晏有公望乃奏晏
朝廷舊德宜爲百吏師長外示崇重內實去其權及
奏上以晏使務方理代者難其人用爲左僕射使務
知三銓並如故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
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
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
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
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
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
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月前
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代宗嘗
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
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
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

自如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
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嶼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
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
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
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
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
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
休澣不廢事無間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
樸庫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
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

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資致之常冠
諸府由是媚忌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
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
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
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
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為吏
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
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仇尤是帝居東宮代
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
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

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為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



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為冤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為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

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克使戶不
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
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
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
為盜上元寶應間如袁晁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
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
法以禪用度起廣德二十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
天下戶口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伊之
耕耘織紉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
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
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
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
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勿使
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
用闕則復重歛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疆得之
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
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
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
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
阻饑不待令驅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

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琇後以尚書右丞相度支國無橫歛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叅軍坐私入廣州賜死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癰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詞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



曉鄉胥不得隱匿。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畧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糶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久。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權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一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

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皆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去。而邊患一生。如謂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

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所條約卽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定茶舖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用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

及三千疋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點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鎔銖不可加獨推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

設官主之麩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倣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旣通流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

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連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卽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

章示浚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侍制加玠兩鎮

節錢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閭糴米非是入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一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屢乞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成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

有隙仍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會疾作不行乞提舉
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表乞去詔從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五



所
圖
書

